

明史
(三)

中華書局印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提議官保傑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亦不該提議王等奉

救修

楊洪 字宗道 六合人 祖政明 初以功為漢中百戶 父環戰死 靈壁 洪嗣職 調開平 善騎射 遇敵輒身先突陣 初從成祖北征 至斡難河 獲人馬而還 帝曰 將才也 令識其名 進千戶 宣德四年 命以精騎二百 專巡徽塞 上繼命城西 貓兒峪 留兵戍之 敗寇於紅山 英宗立 尚書王驥言 邊軍怯弱 由訓練無人 因言洪能 詔加洪遊擊將軍 洪所部才五百 詔選開平 獨石 騎兵益之 再進都指揮僉事 時先朝宿將已盡 洪後起 以敢戰著名 為人機變敏捷 善出奇搗虛 未嘗小挫 雖為偏校 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毀之者 輒為曲護 洪以是得展其才 尚書魏 源督邊事 指揮杜衡 部卒李全 皆訐奏洪 帝從源言 謫衡 廣西執全付洪自 治 尋命洪副都督僉事 李謙 守赤城 獨石 謙老而怯 故與洪左 洪每調軍 謙輒 陰沮之 洪嘗勵將士 殺敵謙笑曰 敵可盡乎 徒殺吾人耳 御史張勳劾謙 謙因 命洪代 洪益自奮 朝廷亦厚待之 每奏捷 功雖微 必敘 洪初敗兀良哈兵 執其 部長 朵纓帖木兒 既代謙 任復敗其兵於西涼亭 帝賜救嘉獎 又救宣大總兵 官譚廣等曰 此即前寇延綏 為指揮王禎所敗者 去若軍甚邇 顧不能撲 滅若 視洪等 媿不 三年春 擊寇於伯顏山 洪馬傷 傷足 戰益力 擒其部長也 陵台等 四人 追至寶昌州 又擒阿台 答刺花等五人 寇大敗 遁去 璽書慰勞 遣醫視 進 都指揮同知 賜銀幣 尋以譚廣老 命充右參將 佐之 洪建議 加築開平 城 拓龍 門 所 自獨石至潮河川 增置墩臺六十 尋進都指揮使 與兀良哈兵戰 三岔口 又嘗追寇至亦把禿河 再遷都督同知 九年 兀良哈寇延綏 洪與內臣韓政等 出大同 至黑山 迤北 邀破之 克列蘇 進左都督 軍士蒙賞者九千九百餘人 洪 嘗請給旗牌 不許 乃自製小羽箭木牌 令軍中有司 論其專擅 帝不問 十二年 充總兵官 代郭玘鎮宣府 自宣德以來 迤北 未嘗大舉入寇 惟朵纓顏三衛 乘 間 擾邊 多不過百騎 或數十騎 他將率異 梗 洪獨以敢戰至大將 諸部亦憚之 稱 為楊王 瓦剌可汗 脫脫不花 太師也 先皆嘗致書於洪 並遺之馬 洪聞於朝 救 令受之 而報以禮 嗣後數有贈遺 帝方倚任 洪不責也 帝既北狩 道宣府 也 先傳帝命 趣開門 城上人對曰 所守者主上城池 天已暮 門不敢開 且洪已他 往也 先乃擁帝去 景帝監國 論前後功 封昌平伯也 先復令帝為書遺洪 洪封 上之時 景帝已即位 馳使報洪 上皇書 偽也 自今雖真書 毋受 於是洪一意堅 守也 先逼京師 急詔洪將兵二萬人 衛比至 寇已退 救洪與孫鏗 范廣等 追擊 餘寇 至霸州 破之 獲阿歸等四十八人 還所掠人畜 萬計 及關寇 返闕 殺官軍 數百人 洪子俊 幾為所及 寇去 以功進侯 命率所部 留京師 督京營訓練 兼掌 左府事 朝廷以洪宿將 所言多采 納嘗陳禦寇三策 又奏請簡汰三千諸營將 校 不得以貧弱充伍 皆從之 景泰元年 于謙以邊警未息 宜令洪等條上方略 洪言 四事 命兵部 議行 都督官 聚王喜 張斌 先坐罪 繫獄 洪與石亨 薦三人 習 戰 請釋 令立功 詔已許 而言官 劾其黨 邪 撓政 帝以國家多事 務得人 置不問 上皇還 洪與石亨 俱授奉天 朔 衛 宣 力 武 臣 子 世 券 明年夏 佩鎮朔 大將軍 印 還 鎮 宣 府 從 子 能 信 充 左 右 參 將 其 子 俊 為 右 都 督 管 三 千 營 洪 自 以 一 門 父 子 官 極 品 手 握 重 兵 威 滿 難 居 乞 休 致 請 調 俊 等 他 鎮 帝 不 許 八 月 以 疾 召 還 京 踰 月 卒 贈 穎 國 公 諡 武 襄 妾 葛 氏 自 經 以 殉 詔 贈 淑 人 洪 久 居 宣 府 御 兵 嚴 肅 士 馬 精 強 為 一 時 邊 將 冠 然 未 嘗 專 殺 又 頗 好 文 學 嘗 請 建 學 宣 府 教 諸 將 子 弟 子 傑 嗣 上 言 臣 家 一 侯 三 都 督 蒼 頭 得 官 者 十 六 人 大 懼 不 足 報 稱 乞 傳 蒼 頭 楊 釗 等 職 詔 許 之 仍 令 給 俸 傑 卒 無 子 庶 兄 俊 嗣 俊 初 以 舍 人 從 軍 正 統 中 累 官 署 都 指 揮 僉 事 總 督 獨 石 永 寧 諸 處 邊 務 景 帝 即 位 給 事 中 金 達 奉 使 獨 石 劾 俊 貪 侈 乃 召 還 也 先 犯 京 師 俊 敗 其 別 部 於 居 庸 進 都 督 僉 事 尋 充 右 參 將 佐 朱 謙 鎮 宣 府 太 監 喜 寧 數 誘 敵 入 寇 中 朝 患 之 購 擒 斬 寧 者 賞 黃 金 千 兩 白 金 二 萬 兩 爵 封 侯 寧 為 都 指 揮 江 福 所 獲 而 俊 冒 其 功 廷 臣 請 如 詔 帝 以 俊 邊 將 職 所 當 為 不 允 加 右 都 督 賜 金 幣 俊 恃 父 勢 橫 恣 嘗 以 私 憾 杖 都 指 揮 陶 忠 至 死 洪 懼 俊 輕 躁 恐 誤 邊 事 乞 令 來 京 隨 臣 操 練 許 之 既 至 言 官 交 劾

朱謙 子 承 孫 鏗 趙 勝 郭 登 范 廣

楊洪 字宗道 六合人 祖政明 初以功為漢中百戶 父環戰死 靈壁 洪嗣職 調開平 善騎射 遇敵輒身先突陣 初從成祖北征 至斡難河 獲人馬而還 帝曰 將才也 令識其名 進千戶 宣德四年 命以精騎二百 專巡徽塞 上繼命城西 貓兒峪 留兵戍之 敗寇於紅山 英宗立 尚書王驥言 邊軍怯弱 由訓練無人 因言洪能 詔加洪遊擊將軍 洪所部才五百 詔選開平 獨石 騎兵益之 再進都指揮僉事 時先朝宿將已盡 洪後起 以敢戰著名 為人機變敏捷 善出奇搗虛 未嘗小挫 雖為偏校 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毀之者 輒為曲護 洪以是得展其才 尚書魏 源督邊事 指揮杜衡 部卒李全 皆訐奏洪 帝從源言 謫衡 廣西執全付洪自 治 尋命洪副都督僉事 李謙 守赤城 獨石 謙老而怯 故與洪左 洪每調軍 謙輒 陰沮之 洪嘗勵將士 殺敵謙笑曰 敵可盡乎 徒殺吾人耳 御史張勳劾謙 謙因 命洪代 洪益自奮 朝廷亦厚待之 每奏捷 功雖微 必敘 洪初敗兀良哈兵 執其 部長 朵纓帖木兒 既代謙 任復敗其兵於西涼亭 帝賜救嘉獎 又救宣大總兵 官譚廣等曰 此即前寇延綏 為指揮王禎所敗者 去若軍甚邇 顧不能撲 滅若 視洪等 媿不 三年春 擊寇於伯顏山 洪馬傷 傷足 戰益力 擒其部長也 陵台等 四人 追至寶昌州 又擒阿台 答刺花等五人 寇大敗 遁去 璽書慰勞 遣醫視 進 都指揮同知 賜銀幣 尋以譚廣老 命充右參將 佐之 洪建議 加築開平 城 拓龍 門 所 自獨石至潮河川 增置墩臺六十 尋進都指揮使 與兀良哈兵戰 三岔口 又嘗追寇至亦把禿河 再遷都督同知 九年 兀良哈寇延綏 洪與內臣韓政等 出大同 至黑山 迤北 邀破之 克列蘇 進左都督 軍士蒙賞者九千九百餘人 洪 嘗請給旗牌 不許 乃自製小羽箭木牌 令軍中有司 論其專擅 帝不問 十二年 充總兵官 代郭玘鎮宣府 自宣德以來 迤北 未嘗大舉入寇 惟朵纓顏三衛 乘 間 擾邊 多不過百騎 或數十騎 他將率異 梗 洪獨以敢戰至大將 諸部亦憚之 稱 為楊王 瓦剌可汗 脫脫不花 太師也 先皆嘗致書於洪 並遺之馬 洪聞於朝 救 令受之 而報以禮 嗣後數有贈遺 帝方倚任 洪不責也 帝既北狩 道宣府 也 先傳帝命 趣開門 城上人對曰 所守者主上城池 天已暮 門不敢開 且洪已他 往也 先乃擁帝去 景帝監國 論前後功 封昌平伯也 先復令帝為書遺洪 洪封 上之時 景帝已即位 馳使報洪 上皇書 偽也 自今雖真書 毋受 於是洪一意堅 守也 先逼京師 急詔洪將兵二萬人 衛比至 寇已退 救洪與孫鏗 范廣等 追擊 餘寇 至霸州 破之 獲阿歸等四十八人 還所掠人畜 萬計 及關寇 返闕 殺官軍 數百人 洪子俊 幾為所及 寇去 以功進侯 命率所部 留京師 督京營訓練 兼掌 左府事 朝廷以洪宿將 所言多采 納嘗陳禦寇三策 又奏請簡汰三千諸營將 校 不得以貧弱充伍 皆從之 景泰元年 于謙以邊警未息 宜令洪等條上方略 洪言 四事 命兵部 議行 都督官 聚王喜 張斌 先坐罪 繫獄 洪與石亨 薦三人 習 戰 請釋 令立功 詔已許 而言官 劾其黨 邪 撓政 帝以國家多事 務得人 置不問 上皇還 洪與石亨 俱授奉天 朔 衛 宣 力 武 臣 子 世 券 明年夏 佩鎮朔 大將軍 印 還 鎮 宣 府 從 子 能 信 充 左 右 參 將 其 子 俊 為 右 都 督 管 三 千 營 洪 自 以 一 門 父 子 官 極 品 手 握 重 兵 威 滿 難 居 乞 休 致 請 調 俊 等 他 鎮 帝 不 許 八 月 以 疾 召 還 京 踰 月 卒 贈 穎 國 公 諡 武 襄 妾 葛 氏 自 經 以 殉 詔 贈 淑 人 洪 久 居 宣 府 御 兵 嚴 肅 士 馬 精 強 為 一 時 邊 將 冠 然 未 嘗 專 殺 又 頗 好 文 學 嘗 請 建 學 宣 府 教 諸 將 子 弟 子 傑 嗣 上 言 臣 家 一 侯 三 都 督 蒼 頭 得 官 者 十 六 人 大 懼 不 足 報 稱 乞 傳 蒼 頭 楊 釗 等 職 詔 許 之 仍 令 給 俸 傑 卒 無 子 庶 兄 俊 嗣 俊 初 以 舍 人 從 軍 正 統 中 累 官 署 都 指 揮 僉 事 總 督 獨 石 永 寧 諸 處 邊 務 景 帝 即 位 給 事 中 金 達 奉 使 獨 石 劾 俊 貪 侈 乃 召 還 也 先 犯 京 師 俊 敗 其 別 部 於 居 庸 進 都 督 僉 事 尋 充 右 參 將 佐 朱 謙 鎮 宣 府 太 監 喜 寧 數 誘 敵 入 寇 中 朝 患 之 購 擒 斬 寧 者 賞 黃 金 千 兩 白 金 二 萬 兩 爵 封 侯 寧 為 都 指 揮 江 福 所 獲 而 俊 冒 其 功 廷 臣 請 如 詔 帝 以 俊 邊 將 職 所 當 為 不 允 加 右 都 督 賜 金 幣 俊 恃 父 勢 橫 恣 嘗 以 私 憾 杖 都 指 揮 陶 忠 至 死 洪 懼 俊 輕 躁 恐 誤 邊 事 乞 令 來 京 隨 臣 操 練 許 之 既 至 言 官 交 劾

下獄論斬詔令隨洪立功未幾冒擒喜軍攻事覺詔追奪冒陞官軍別賞福等而降俊官令勦賊自効俄充遊擊將軍巡徽真保涿易諸城還督三千營訓練景泰三年俊上疏曰也先既弑其主併其眾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爲奇正以待誘使來攻正兵列營大同宣府堅壁觀變而出奇兵倍道搗其巢彼必還自救我軍夾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遂獲團營初設命俊分督四營明年復充遊擊將軍送瓦刺使歸至永寧被酒杖都指揮姚貴八十且欲斬之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宣府參政葉威亦論俊罪以俊嘗潰於獨石斥爲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封還所賜敕書以明己功言官劾其跋扈論斬錮之獄會傑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葬事乃宥死降都督僉事旋襲洪職家人告俊盜軍儲再論死輸贖還爵久之又以陰事告俊免死奪爵命其子珍襲俊初守永寧懷來聞也先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既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及上皇復位張軌與俊不協言於朝遂徵下詔獄坐誅奪珍爵戍廣西憲宗立授龍虎衛指揮使能字文敬沈毅善騎射從洪屢立功爲開平衛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景泰元年進同知充遊擊將軍沿邊巡徽寇犯蔚州長不進復與紀廣禦寇野狐嶺敗傷右膝爲御史張昊所劾宥之尋命與石彪各統精兵三千訓練備調遣再加都督僉事累進左副總兵協守宣府巡撫李秉勅其貪惰弗問五年召還總神機營天順初以左都督爲宣府總兵官與石彪破寇磨兒山封武強伯也先已死宇來繼與能欲約兀良哈共襲劫之與以信礮兵部劾其非計帝以能志在滅賊置不罪寇犯宣府能失利復爲兵部所劾帝宥之是年卒無子弟倫襲羽林指揮使信字文實幼從洪擊敵與州賊將方躍馬出陣前信直前擒之以是知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統末進都指揮僉事守柴溝堡也先犯京師入衛進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寇入不能禦護餉永寧聞礮聲奔還皆被劫朝議以方用兵不問累進都督僉事代能爲左副總兵協鎮宣府上言鹿角之制臨陣可捍敵馬結營可衛士卒每隊宜置十具遇敵團陣拒前鹿角列後神統弓矢相繼迭發則守無不固戰無不克從之天順初移鎮

延綏進都督同知明年破寇青陽溝大獲封彰武伯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延綏設總兵官佩印自信始也頃之破寇高家堡三年與石彪大破寇於野馬澗明年寇二萬騎入榆林信擊却之追奔至金鷄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其冬代李文鎮大同憲宗即位信自陳前後戰功予世券成化元年冬禦寇延綏無功召還督三千營毛里孩據河套命佩將軍印總諸鎮兵往禦寇既渡河北去已復還據套分掠水泉營及朔州信等屢却之寇遂東入大同因詔信還鎮大同六年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敗寇於胡柴溝獲馬五百餘匹重書獎勵信在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爲用然性好營利代王嘗奏其違法事詔停一歲祿十三年冬卒於鎮贈侯諡毅洪父子兄弟皆佩將軍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昌平侯既廢能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瑾弘治初領將軍宿衛三傳至曾孫炳隆慶時協守南京召掌京營戎政屢加少師卒諡恭襄傳子至孫崇猷李自成陷京師被殺石亨渭南人生有異狀方面偉軀美髯及膝其從子彪魁梧似之類亦過腹就飲酒肆相者曰今平世二人何乃有封侯相享嗣世父職爲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能用大刀每戰輒摧破正統初以獲首功累遷都指揮僉事敗敵黃牛坡獲馬甚衆三年正月敵三百餘騎飲馬黃河亨追擊至官山下多所斬獲進都指揮同知尋充左參將佐武進伯朱冕守大同六年上言邊餉難繼請分大同左右玉林雲川四衛軍墾淨水坪迤西曠土官給牛種可歲增糧萬八千石明年又言大同西路屯堡皆臨極邊玉林故城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接水草便利請分軍築壘防護屯種詔皆允行尋以敗敵紅城功進都指揮使敵犯延安追至金山敗之再遷都督僉事亨以國制搜將才未廣請倣漢唐制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令人得自陳試驗擢用不專保舉報可十四年與都督僉事馬麟巡徽塞外至箭豁山敗兀良哈衆進都督同知是時邊將智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偏將中朝倚之如大帥故亨亦盡力其秋也先大舉寇大同亨及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等戰陽和口瑛冕戰沒亨單騎奔還降官募兵自効郎王監國尙書于謙薦之召掌五軍大營進右都督無何封武清

伯也。先逼京師，命僧都督陶瑾等九將分兵營九門外。德勝門當敵衝，特以命亨。于謙以尚書督軍，寇薄彰義門，都督高禮等却之，轉至德勝門外。亨用謙令，伏兵誘擊死者甚衆，既而圍孫鏗西直門外，以亨救引卻，相持五日。寇斂衆遁，論功亨爲多。進侯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鎮朔大將軍印，帥京軍三萬人巡哨大同。遇寇敗之。其秋子世襲誥券易儲，加亨太子太師。于謙立圍營，命亨提督充總兵官。如故八年，帝將郊宿齋宮，疾作不能行禮，召亨代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軻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上皇既復辟，以亨首功，進爵忠國公。眷顧特異，言無不從。其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蕭璵，張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熏灼嗜進者競走其門。既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又以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其失，貶黜之。數與大獄構陷耿九疇、岳正，而成楊瑄、張鵬、諸周斌、戚繼等。又惡文臣爲巡撫，抑武臣不得肆，盡撤遣。由是大權悉歸亨。亨無日不進見，數預政事，所請或不從，然然見於辭色，卽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則張大其勢，市權利。久之，帝不能堪，嘗以語閣臣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帝然之。一日語賢曰：閣臣有事須燕見，彼武臣何故頻見？遂敕左順門，非宣召毋得納。翰林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宗立碑故事，責部臣而令亨自立。初帝命所司爲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領之。亨既權侔人主，而從子彪亦封定遠侯，驕橫如亨。兩家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都人側目。三年秋，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敕斌等拷問得實，震怒。下彪詔獄，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及鞫，彪得繡蟒龍衣及違式寢床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亨養病。亨嘗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道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請罪。亨帝猶置不問，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爲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爲己功。王至

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賕，肆行無忌，與術士鄒叔彝等私講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錮彪於獄。亨聞住罷朝，參時方議革奪門功，窮治亨黨，由亨得官者悉黜。朝署一清。明年五月，錦衣指揮梁英奏亨怨望，與其從孫後等造妖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踰月，亨殞死。彪後並伏誅。彪驍勇敢戰，嘗用斧，初以舍人從軍，正統末積功至指揮。同知也。先逼京師，既退，追襲餘寇，頗有斬獲。進署都指揮僉事。景泰改元，詔予實授。充遊擊將軍，守備威遠衛，敵圍土城，彪用礮擊死百餘人，遁去。塞上日用兵，彪勇冠流輩，每戰必捷，以故一歲中數遷。至都督僉事，恃亨勢，多縱家人占民產。又招納流亡五十餘戶，擅越關置莊墾田，爲給事中李侃御史張奎所劾，請並罪。亨、景帝皆宥不問，但令給還民產，遣流亡戶復業而已。三年冬，充右參將，協守大同。嘗憾巡撫年富，抑己不得逞，及英宗復辟，召彪還京，方得志。彪遂誣奏富罪，致之獄。未幾，進都督同知，再以遊擊將軍赴大同備敵，與參將張鵬等哨磨兒山，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把禿王，奪其旗，俘斬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遊擊如故。天順二年，命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禦寇，以疾召還，尋充總兵官。明年寇二萬騎入掠安邊營，彪與彰武伯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捷聞，進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爲帝所疑，遂及於禍。後天順元年進士，助亨籌畫，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軍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後伏誅。清亦流金齒。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強記，善議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從王驥征麓川有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又從沐斌征騰衝，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車駕北征，扈從至大同，起拜都督僉事。充參將，佐總兵官廣寧伯劉安鎮守朱勇等軍，覆倉猝議旋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車駕宜入紫荆關，王振不從，遂及於敗。當是時，大同軍士多戰死，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

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擁帝北去經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閉城門以飛橋取彬入登與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內臣郭敬家資進帝以賜也先等是夕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也先擁帝去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尋令代安為總兵官十月也先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馳馳書奏奏至敵已退景帝優詔褒答進右都督登計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略十餘事景泰元年春偵知寇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登率兵躡之大破其眾追至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邊將自土木敗後畏縮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為之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子世券四月寇騎數千奄至登出東門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偽為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眾六月也先復以二千騎入寇登再擊却之越數日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內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關也先及門而覺遂擁上皇去時鎮守中官陳公忌登曾有發公奸賊者公疑登使之遂與登構帝謂于謙曰大同吾藩籬也公與登如是其何以守遣右監丞馬慶代公還登愈感奮初也先欲取大同為巢穴故數來攻及每至輒敗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敵氣懾始有還上皇意上皇既還代王仕壘頌登功乞降敕獎勞兵部言登已封伯乃止二年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為散騎舍人不聽登辭是時邊患甫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為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以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僉都御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以年富代固而徵還固及寧其秋以疾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巨鎮登去大同人思之初英宗過大同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銜之及復辟登懼不免首陳八事多迎合尋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召還言官劾登結陳汝言獲召

鞫實論斬宥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價馬艱甚至鬻妻子乞借楚慶肅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用朱永等薦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四年復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八年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為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嘗以意造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以土木如平地敵入圍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又倣古製造偏箱車四輪車中藏火器上建旗幟鈎環聯絡布列成陣戰守皆可用其軍以五人為伍教之盟於神祠一人有功五人同賞罰亦如之十伍為隊隊以能挽六十斤弓者為先鋒十隊領以一部指揮立功無相撓罪有專責一時稱善登事母孝居喪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者無子以兄子嵩為子登請甘肅留家京師嵩窘其衣食登妾縫紉自給幾殆弗顧登還欲黜之以其婿於會昌侯侯嘗活己隱忍不發及卒嵩遂襲爵後以非登嫡嗣止嵩身子參降錦衣衛指揮使朱謙夏邑人永樂初襲父職為中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洪熙時隸陽武侯薛祿征北有功進指揮使宣德元年進萬全都指揮僉事正統六年與參將王真巡哨至伯顏山遇寇擊走之次閱安山遇兀良哈三百騎又敗之追至莽來泉寇越山澗遁去乃還時謙已遷都指揮同知乃以為都指揮使八年充右參將守備萬全左衛明年與楊洪破兀良哈兵於克列蘇進都督僉事所部發其不法事帝以方防秋宥之復以北征功進都督同知帝北狩也先擁至宣府城下令開門謙與參將紀廣都御史羅亨信不應遂去進右都督與楊洪入衛會寇已退追襲之近畿戰失利洪劾之兵部並劾洪不救景帝俱弗問洪入總京營廷議欲得如洪者代之僉舉謙乃進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景泰元年四月寇三百騎入石烽口復由故道去降敕切責踰月復入犯謙率兵禦之次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謙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却如是數四謙軍且退寇復來追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六月復有二千騎南侵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率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己至午寇敗遁論功封撫寧伯是時寇氣甚驕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謙守宣

府郭登守大同。數挫其衆也。先知二人難犯。始一意歸上皇。八月。上皇還道。宣府謙率子永出見。厚犒其使者。既而謙謬報寇五千騎毀牆入。察之。則也。先貢使也。詔切責之。謙惶恐謝。明年二月。卒於鎮。贈侯子永襲謙。在邊久。善戰。然勇而寡謀。故其名不若楊洪。石亨。郭登之著。成化中。謚武襄。永字景昌。偉軀貌。顧盼有威。初見上皇於宣府。數目屬焉。景泰中。嗣爵。奉朝請。英宗復辟。睹永識之。曰。是見朕宣府者耶。永頓首謝。即日召侍左右。分領宣威營禁軍。天順四年。宣大告警。命帥京軍巡邊。七年。統三千營。尋兼神機營。憲宗立。改督團營。領三千營如故。成化元年。荆襄盜亂。通作亂。命永與尙書白圭往討。進師南漳。擊斬九百有奇。會疾。留南漳。而圭率大軍破賊。永往會。道遇餘賊。俘斬數百人。其秋。復進討石龍馮喜。皆捷。論功。進侯。毛里孩犯邊。命佩將軍印。會彰武伯楊信禦之。會遣使朝貢。乃班師。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復拜將軍。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劉玉。劉聚。往討。擊敗之。蘇家寨。寇萬騎。自雙山堡分五道至。戰於開荒川。寇少却。乘勢馳之。皆棄輜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揮吳瓚兵。寇圍之。指揮李錦。滕忠。至。復力戰。聚及都指揮范瑾。神英。分據南山夾擊。寇乃大敗。斬首一百有六。獲馬牛數千。阿羅出中流矢遁。時斬獲無多。然諸將威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未有。論功。予世侯。阿羅出雖少挫。猶據河套。明年正月。寇屢入。承所部屢有斬獲。三月。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永與越等分兵爲五設伏。敗之。追至山口。及境。忽都河。寇敗走。而遊擊孫鉞。蔡瑄。別破他部於鹿塞山。捷聞。璽書獎勞。永等再請班師。皆不許。寇復以二萬餘騎入。掠擊退之。歲將盡。乃召永還。留越總制三邊。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明年冬。拜靖虜將軍。東伐。以中官汪直監督軍務。還。進爵保國公。又明年正月。延綏告警。命永爲將軍。越提督軍務。直仍監督。分道出塞。越與直選輕騎。出孤店關。倂寇於威寧海子。而永率大軍。由西路出榆林。不見寇。道回遠。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五千餘匹。於是越得封伯。直廢錫躡等。而永無功。賞不行。久之。進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復偕直。越出師大同。禦亦思馬。獲首功百二十。遂賜襲世公。十九年秋。小王子入邊。宣大告急。越與直已得罪。以永爲鎮朔大將軍。中官蔡新監其軍。督諸將周玉。李璣等擊敗之。還。

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其冬。手敕加太傅。太子太師。弘治四年。監修太廟成。進太師。永治軍嚴肅。所至多奏功。前後八佩將軍印。丙總十二團營。兼掌都督府。列侯勛名無與比。九年。卒。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子暉嗣。給事中王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暉字東陽。長身美髯。人稱其威重類父。又屢從父塞下。歷行陣。時以爲才。弘治五年。授勳右府事。火篩入大同。平江伯陳銳等不能禦。命暉佩大將軍印代之。比至。寇已退。乃還。明年春。火篩連小王子入。延綏。寧夏。右都御史史琳。濟師。復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中官苗達監其軍。至寧夏。寇已飽掠去。乃與琳。達率五路師。搗其巢於河套。寇已徙。帳僅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千五百。以歸。未幾。寇入固原。轉掠平涼。慶陽。關中大震。兩鎮將嬰城不敢戰。而暉等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人。還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聞。是役也。大帥非制勝才。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諸郡困轉輸。餉軍費八十餘萬。他徵發。稱是先後。僅獲首功十五級。廷臣連章劾三人罪。帝不問。已而上。搗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尙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之。帝先入達等言。寬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及班師。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言官極論暉罪。終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武宗即位。寇大入。宣府復命暉偕達琳。師往。寇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暉等奏捷。列有功將士二萬餘人。兵部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往勘。所報多不實。終以達故。衆咸給賜。劉瑾用事。暉等更奏。錄功太薄。請依成化間。白狐莊例。兵部力爭。不納。竟從暉言。得權者千五百六十三人。暉加太保。正德六年。卒。子麒襲侯。嘗充總兵官。鎮兩廣。與姚鏌。平田州。誅岑猛。加太子太保。嘉靖初。召還。久之。守備南京。卒。子岳嗣。亦守備南京。隆慶中。卒。四傳至孫國弼。天啓中。楊漣劾魏忠賢。國弼亦乞速賜處分。忠賢怒。停其歲祿。崇禎時。總督京營。溫體仁柄國。國弼抗疏劾之。詔捕其門客及繕疏者下獄。停祿如初。及至南京。進保國公。乃與馬士英。阮大鍼相結。以訖明亡。

孫鏗字振遠東勝州人。襲濟陽衛指揮同知。用朱勇薦。進署指揮使。正統末。擢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從總兵官徐恭討葉宗留。敗賊金華。復破之。烏龍嶺。英宗北狩。景帝召鏗還。起擢都督僉事。典三千營。也先將入犯。進右都督。充總兵官。統京軍一萬。禦之紫荆關。將發寇已入。遂營都城外。寇薄德勝門。為于謙等所卻。轉至西直門。鏗與大戰。斬其前鋒數人。寇稍北。鏗逐之。寇益兵圍鏗。鏗力戰不解。高禮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石亨兵至。寇乃退。詔鏗副楊洪追之。戰於涿州深溝。頗有斬獲。師還。仍典營務。景泰初。楊洪劾鏗下獄。石亨請赦鏗。江淵亦言城下之役。惟鏗戰最力。乃釋之。三年冬。充副總兵。協郭登鎮大同。登節制嚴。鏗不得逞。欲與分軍。且令子百戶宏侮登。帝械宏。竟以鏗故。貴之。召還。典三千營。如故。英宗復辟。以奪門功。封懷寧伯。尋子世券。天順初。甘肅告警。詔鏗充總兵官。帥京軍往討。將陞辭。病宿朝房。夜二鼓。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其部下都指揮馬亮告變於恭順侯吳瑾。瑾趨語鏗。草奏叩東長安門。自門隙投入。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于皇城諸門。鏗走太平侯張瑾家。邀兵擊瑾。瑾不敢出。鏗倉猝復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軌。呼征西將士。給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眾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已黎明。遂擊欽。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安門。鏗兵追及賊。稍散。軌斫欽中膊。軌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猶督眾拒鏗。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三千營。贈軌百戶。世襲。鏗纒猛善戰。然數犯法。初賄太監金英。得還都督。事覺論斬。景帝特宥之。天順末。以受將士賄。屢被劾。不自安。求退。詔解營務。及府軍前衛事。猶掌左府。憲宗即位。中官牛玉得罪。鏗坐與玉婚。停祿閒住。尋陳情。子半祿。已復自陳功狀。給祿如故。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子輔。請嗣。吏部言。奪門功。例不得世傳。帝以鏗捕反者。子之傳。子至孫應爵。正德中。總督團營。四傳至曾孫世忠。萬曆中。鎮守湖廣。總督漕運。凡二十年。又三傳至孫維藩。流賊陷京師。被殺。鏗之冒奪門功。封伯爵也。都督董興及曹義施。聚趙勝等。皆乘是時。冒封。子世券。與義聚自有傳。趙勝。字克功。遷安人。襲職。為永平衛指揮使。正統末。禦寇西直門。進都指揮僉事。天順初。與孫鏗等預奪門功。超遷都督僉事。又與鏗擊反者曹

欽。進同知。率來犯甘肅。勝與李杲充左右參將。從白圭西征。至固原。擊寇。却之。憲宗立。典鼓勇營訓練。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將軍。次雁門。寇已退。乃還。明年。復出延綏禦寇。會方納款。遂旋師。尋典耀武營。四年。充總兵官。鎮遼東。七年。召典五軍營。已改三千營。札加思蘭犯宣府。詔勝為將軍。統京兵萬人禦之。亦以寇遁。召還。久之。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十九年。封昌寧伯。勝初與李杲並有名。後屢督大師。未見敵。無功。賈緣得封名。大損。後加太保。營萬貴妃瑩。墮崖石間。死。贈侯。諡壯敏。弘治初。孫鏗乞襲爵。吏部言。勝無功。不當傳世。乃授錦衣衛指揮使。

范廣遼東人。正統中。嗣世職。為寧遠衛指揮僉事。進指揮使。十四年。積功遷遼東都指揮僉事。廣精騎射。驍勇絕倫。英宗北狩。廷議舉將材。尚書于謙薦廣。擢都督僉事。充左副總兵。為石亨副也。先犯京師。廣躍馬陷陣。部下從之。勇氣百倍。寇退。又追敗之。紫荆關。錄功。命實授。俄進都督同知。出守懷來。尋召還。景泰元年二月。亨出巡邊。時都督衛穎統大營。命廣協理。三月。寇犯宣府。敕兵部會諸將。選將材。僉舉廣。命充總兵官。偕都御史羅通。督兵巡哨。駐居庸關外。數月。還京。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為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為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都督張軌不相能。及英宗復辟。亨軌恃奪門功。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遂下獄。論死。子昇。成廣西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賜降。明年春。軌早朝還。途中為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成化初。廷臣訟廣冤。命子昇仍襲世職。廣性剛果。每臨陣。身先士卒。未嘗敗。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為于謙所信任。以故為儕輩所忌。贊曰。楊洪石亨輩。遭時多事。奮爪牙之力。侯封世券。照耀一門。酬庸亦過厚矣。洪知感滿可懼。而亨邪狠粗傲。怙寵而驕。其赤族宜哉。朱謙勇略不及郭登。登乃無後。而謙子承進爵上公。子孫世侯。勿絕。孫鏗范廣。善戰略相等。而廣以冤死。所遇有幸有不幸。相去豈不遠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舉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送王等奉 敕修

史昭 劉昭 李達 巫凱 曹統 施聚 許貴 子寧

周賢 子玉 歐信 王璽

魯鑑 子麟 孫經 劉寧 周璽 莊鍾 彭清

姜漢 子寅 孫應熊 安國 杭雄

史昭合肥人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八年充總兵官鎮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千戶虎保作亂虎保敗老的罕就撫昭上書言其必叛狀未至而老的罕果叛昭與都指揮滿都等擊平之移鎮西寧仁宗立進都督僉事上言西寧風俗鄙悍請設學校如中土報可宣德初昭以衛軍守禦不暇屯種其家屬願力

田者七百七十餘人請俾耕藝收其賦以足軍食從之五年由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西域使臣昭率參將趙安偕中官王安王瑾討之長驅至曲先散即思望風遁擒其黨答答不花等獲男女三百四十人馬駝牛羊三十餘萬威震塞外捷聞璽書慰勞賞賚加等七年春以征西將軍鎮寧夏字的達里麻犯邊遣兵擊之至關台察罕俘獲甚眾進都督同知正統初詔以寧夏孤懸河外東抵綏德二千里曠遠難守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增設烽墩直接哈刺兀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督時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詔昭與甘肅守將蔣貴

趙安進勦並無功被詔切責貶都督僉事三年復右都督八年以老召還明年卒昭居寧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舉亦會敵勢衰弱邊境得無事兵部尚書王驥寧夏參將王榮嘗舉其過朝議以昭守邊久習兵事不易也而與昭並

為邊將最久有勳績可稱者都督同知劉昭鎮西寧二十年都指揮李達鎮洮州至四十年並為蕃漢所畏服劉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都指揮同知使朵甘

烏思藏建驛站還至靈藏番賊邀劫昭敗之進都指揮使鎮洮州宣德二年副

陳懷討平松潘寇累進都督同知移西寧復鎮洮州兼轄西寧罕東酋劉兒加

邀殺中官使西域者奪璽書金幣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劉兒加請

還所掠書幣買馬贖罪帝以窮寇不足深治命昭等還李達定遠人累官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

巫凱句容人由廬州衛百戶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六年以從英國公張輔

平交趾功遷遠東都指揮使十一年召帥所部會北京明年從征沙漠命先還

凱言諸衛兵宜以三之二守禦而以其一屯糧開原市馬悉給本衛乘操從之

宣宗立以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代朱榮鎮遠東時中國人自塞外脫歸

者令悉送京師俟親屬赴領凱言遠道往來恐致失所阻遠人慕歸心乃更令

有馬及少壯者送京師餘得自便敵掠西山凱擊敗之盡得所掠者降救褒勉

帝嘗遣使造舟松花江招諸部地遠軍民轉輸大困多逃亡會有警凱力請罷

其役而逃軍入海西諸部者已五百餘人既而造舟復與中官阮堯民都指

揮劉清等董之多不法致激變凱劾堯民等下之吏英宗登極進都督同知上

言邊情八事請厚恤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布棉軍中口糧

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俱允行未幾為兵部尚書王驥所劾朝廷知凱賢令

凱自陳并論廷臣文武官有罪得實始奏誣者罪不貸凱由是得行其志正統三年十二月有疾命醫馳視未至而卒凱性剛毅饒智略馭眾嚴而有恩在遠東三十餘年威惠並行邊務修飭前後守東陲者曹義外皆莫及義字敬方儀真人以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都督僉事副凱守遠東凱卒代為總兵官凱名將義承其後廉介有守遠人安之兀良哈犯廣寧前屯詔切責命王朝往飭軍務劾義死罪頃之義獲犯邊字台等詔戮於市自是義數與兀良哈戰正統九年會朱勇軍夾擊斬獲多進都督同知累官左都督義在邊二十年無赫赫功然能謹守邊陲其麾下施聚焦禮等皆至大將英宗復辟特封義豐潤伯聚亦封懷柔伯居四年義卒贈侯諡莊武繼室李氏殉詔旌之施聚其先沙漠人居順天通州父忠為金吾右衛指揮使從北征陣歿聚嗣職宣德中備禦遠東累擢都指揮同知以義薦進都指揮使義與兀良哈戰聚皆從也先逼京師景帝詔聚與焦禮俱入衛聚慟哭即日引兵西部下進牛酒聚揮之曰天子安在吾屬何心饗此比至寇已退乃環聚以勇敢稱官至左都督值英宗推恩得

封伯後義二年卒贈侯諡威靖義三傳至棟聚四傳至瑾吏部皆言不當復襲世宗特許之傳爵至明亡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永新伯成子也襲職為羽林左衛指揮使安鄉伯張安舉貴將才試騎射及策皆最擢署都指揮同知尋以武進伯朱冕薦擢山西行都司督操大同諸衛士馬正統末守備大同西路也先入寇從石亨戰陽和後口敗績貴力戰得還英宗北狩邊城悉殘破大同當敵衝人心尤恟懼貴以忠義激戰士敵來擊敗之進都指揮使景泰元年春充右參將敵寇威遠追敗之蒲州營奪還所掠人畜敵萬騎逼城下禦却之再遷都督同知大同乏馬命求民間得八百餘匹所司不給直貴為請乃予之嘗募死士入賊壘劫馬百餘悉昇戰士士皆樂為用分守中官韋力轉淫虐眾莫敢言貴劾奏之三年疾還京英宗復辟命理左府事尋調南京松潘地雜番苗密邇董卜韓胡舊設參將一人天順五年守臣告警廷議設副總兵以貴鎮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使道先剿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運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一百級生擒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風氣未至松潘卒帝為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子寧字志道正統末自以舍人從軍有功為錦衣千戶貴歿嗣指揮使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堡成化初充大同遊擊將軍寇入犯與同官秦傑等禦之小龍州澗擒其右丞把禿等十一人改督宣府操練移延綏地逼河套寇數入掠孤山堡寧提孤軍奮擊之三戰皆捷寇渡河走明年復以三千騎入沙河墩與總兵官房能禦之寇退復掠康家岔寧出塞百五十里追與戰獲馬牛羊千餘而還時能守延綏無將略巡撫王銳請濟師詔大同巡撫王越帥眾赴越遣寧出西路破敵黎家澗進都指揮同知復遣寧與都指揮陳輝追寇獲馬騾六百朝廷以阿羅出復入河套頻擾邊命越與朱永禦而以寧才擢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代能充總兵官寧起世貴不十年至大將同列推讓不及父友多隸部下亦不以為驟踰月寇大入永遣軍及遊擊孫鉞禦之至波羅堡相持三日夜寇乃解去亡失多寧以力戰得出卒被賞至冬賊入安邊寧追擊有功七年又與諸將孫鉞祝維等敗寇於混忽都河重書褒獎迨北開元王把哈字羅屨

欲降內懼朝廷見罪外畏阿羅出警之傍徨不決寧請撫慰以固其心卒降之明年參將錢亮敗績於師婆澗士卒死者十三四寧與越等俱被劾帝不罪時滿都魯等屢犯延綏寧帥鎮兵力戰寇不得志乃出西路直犯環慶固原寧將輕騎夜襲之鴨子湖奪馬畜而還又明年寇入榆林澗與巡撫余子俊敗之滿都魯等大入西路留其家紅鹽池越乘間與軍及宣府將周玉襲破其巢進署都督同知與子俊築邊牆增營堡寇患少衰十八年寇分數道入寧慶之邊牆獲級百二十子實授時越方鎮大同命軍與易鎮至則與鎮守太監汪直不協巡撫郭鏗以聞調直南京小王子大入寧知敵勢威欲恃重俟隙乃斂兵守而別遣將劉軍童升與周重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眾哭於轅門寧憤與鏗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為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寧奔夏米莊鏗新馳入城會璽等來援寇乃退寧還陣亡家婦子號呼詬置擲以瓦礫寧大喪氣已而寇復入劉寧宋澄莊鏗等禦之十戰少利寇退寧等掩其敗更以捷聞巡按程春震發之與鏗新俱下獄鏗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關住弘治中用薦署都指揮使分領操練十一年十二月卒贈都督僉事軍東髮從軍大小百十餘戰身被二十七創性沉毅守官廉待士有恩不屑干進劉寧神英李泉皆出麾下子泰自有傳

周賢滁人襲宣府前衛千戶景泰初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西貓兒峪助副總兵孫安守石八城尋充右參將代安鎮守兀良哈入寇總兵官過與令宣府副將楊信及賢合擊賢不俟信徑擊敗之信被劾都御史李秉言信緩師賢亦棄約帝兩宥之天順初總兵官楊能奏賢擢都督僉事寇駐塞下能檄賢與大軍會失期徵下獄以故官赴寧夏隸定遠伯石彪寇二萬騎入安邊營彪率賢等擊之連戰皆捷追至野馬澗半坡墩寇大敗而賢追不已中流矢卒詔贈都督同知賢初下吏自以不復用及得釋感激誓死報竟如其志子玉字廷璧當嗣指揮使以父死事超二官為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督理屯田進都指揮使充宣府遊擊將軍九年會昌侯孫繼宗等奉詔舉將才玉為首詔率所部援延綏從王越襲紅鹽池進署都督僉事還守宣府寇入馬營赤城擊敗之兵部言

宣府諸大帥無功。玉所部三千人，能追敵出境，請加一秩，酬其勞。乃予實授，尋充宣府副總兵。十三年，佩征朔將軍印，鎮宣府，破敵紅崖，追奔至水磨灣，進署都督同知。十七年五月，寇復入犯，參將吳儼少監崖榮，追出塞，至赤把都，爲所遮，兵分爲三，皆被圍，儼榮走據北山，因甚，守備張澄率兵進力戰，解二圍，抵北山下，儼榮已夜遁，澄拔其衆而還，死者過半，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戰死，詔錄澄功，治儼等罪。玉先以葛谷堡赤城頻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嚴見劾，帝皆置不問。十九年，小王子犯大同，敗總兵官許寧，入順聖川大掠，以六千騎寇宣府，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秦紘兵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亦敗寇七馬房，時寇乘勝氣甚銳，竟爲玉等所挫，一時稱其功。未幾寇復入，玉伏兵敗之，朱永至大同，復會玉軍擊敗之，鶴鶴峪進署右都督，余子俊築邊牆，玉不爲力，且與紘不相能，子俊惡之，奏與寧夏神英易鎮，久之復移鎮甘肅，宗嗣位實授右都督，玉督邊牆工峻急，部卒張伏與等以瓦石投之，兵部言捍卒漸不可長，遂戮伏與，戍其黨，土魯番貢獅子，願獻還哈密城及金印，贖所留使者，玉爲之奏，帝命與巡撫王繼經畫，既果來歸，玉等皆受賚，七年病歸，尋卒，諡武僖，玉初爲偏裨，及鎮宣府，甚有名，後洩甘肅部下屢失事，又侵屯田，死後事發，子襲職降二等。

歐信，嗣世職，金吾右衛指揮使，景泰三年，以廣東破賊功，擢都指揮同知，已命守備白羊口，還大寧都指揮使，天順初，以都督僉事，充參將，守備廣東雷廉諸府，巡撫葉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代副總兵官翁信，兩廣徭獠阻建，殺官吏，帝趣進兵，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擊斬海南衛反者邵瑄，時所在盜羣起，將吏不能定，廣西參將范信守潯，梧，徭盡在境內，陰納徭賂，縱使越境流劫，約毋犯己，於是雷廉高聲悉被寇，帝命廣西總兵官陳涇，及信合剿，時有斬賊，而賊勢不衰，朝廷猶倚范信，會涇以罪徵，乃擢范信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鎮廣東，而命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鎮廣西，成化元年，賊掠英德諸縣，信討斬五百餘人，奪還人口，韓雍督師，令信等分五哨，攻破大藤峽，已而餘賊復入潯州，信被劾，獲宥召還，理前府事，七年春，充總兵官，鎮守遼東，累取福餘三衛，言

者謂信已老，請召還，巡撫彭誼奏，官軍耆老五千餘人，皆言信忠謹，有謀勇，累立戰功，威鎮邊陲，年六旬，騎射勝壯士，不宜召回，乃留鎮如故，久之，陳鉞代誼，鉞貪功，信不能違，十四年，爲巡按王崇之所劾，其冬，乃召歸，尋遣中官汪直等往按，直右鉞歸罪信等，下獄，鑄一官，閉住，飲恨而卒，范信既徙，廣東賊勢愈威，劫掠不止，乃語人曰：今賊仍犯廣東，亦我遣之耶，而是時都督顏彪，佩征夷將軍印，討賊久無功，濫殺良民，報捷，嶺南人咸疾之。

王璽，太原左衛指揮同知也，成化初，擢署都指揮僉事，守禦黃河七暨，巡撫李侃薦於朝，阿魯出寇，延綏命充遊擊將軍，赴援戰，孤山堡，敗之，寇再入，戰漫天嶺，劉宗琦及漫塔水磨川，皆有功，進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寧夏，九年，以將才與周玉同薦，十二年，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甘肅，黃河以西，自莊浪抵肅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間，立石畫界，約樵牧毋越疆，歲久湮廢，諸番往往闌入，而中國無賴人，又潛與交通，爲邊患，璽請復畫疆域，召集諸番諭以界石，廢恐官軍欺凌諸部，今復立之，聽界外駐牧，互市則入關，如此，番人必聽命，可潛消他日憂，帝稱善，從之，十七年，進署都督同知，時璽以都督僉事爲總兵官，而魯鑑以署都督同知爲參將，璽恐難於節制，乞解兵柄，故有是命，初，哈密爲土魯番所擾，使其將牙蘭守之，都督罕慎寄居苦峪口，近赤斤罕東，數相攻，罕慎勢窮無援，朝議救璽築城苦峪，別立哈密衛，以居之，璽遣諜者問牙蘭，牙蘭不聽，得其所，羈掠九十餘人，以歸，具悉虛實，十七年，召集赤斤罕東將士，橋以牛酒，令助罕慎，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刺木等八城，遂復其地，仍令罕慎居之，事聞，獎勞璽金幣，已罕東入寇，璽禦却之，請與師以討，帝念其常助罕慎，第遣使責諭，明年，北寇殺哨卒，璽率參將李俊，及赤斤兵擊之於狼心山，黑河西，多所斬獲，二十年，移鎮大同，璽有復哈密功，官不進，陳於朝，乃實授都督同知，璽習韜略，諳文事，勇而有謀，廷臣多稱之，在邊二十餘年，爲番人所懼，弘治元年卒，賜祭葬，贈卹有加。

魯鑑，其先西大同人，祖阿失都鞏卜失加，明初率部落歸附，太祖授爲百夫長，俾統所部，居莊浪，傳子失加，累官莊浪衛指揮同知，正統末，鑑嗣父職，久之，擢

署都指揮僉事。成化四年，固原滿四反，鑑以土兵千人從征，諸軍圍石城，日挑戰，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為賊所憚。賊平，進署都督同知，尋充左參將，分守莊浪。命其子麟為百戶，統治土軍。十七年，坐寇入境，載罪立功，尋充左副總兵，協守甘肅。寇犯永昌，被劾，鑑疏辨，第停其俸兩月。俄命充總兵，官鎮守延綏。自陳往，功予實授。孝宗立，得疾致仕。弘治初，命麟襲指揮使，加都指揮僉事。已進同知，充甘肅遊擊將軍。魯氏世守西陲，有捍禦功，至鑑官益顯，其世業益大。而所部土軍，生齒又日，威麟既移甘肅，帝以土軍非鑑不能治，特起治之。且命有司建坊，旌其世績。鑑乃條上邊務四事，多議行。鑑有材勇，遇敵輒冒矢石，數被傷，不為沮，故能積功至大將。十五年，以舊創疾發卒，贈右都督，賜卹如制。時麟已由甘肅參將，擢左副總兵，豪健如其父，而恭順不如。先為遊擊時，寇入永昌，失律，委罪副將陶積，下御史按當戍邊，但貶一秩。遊擊如故，暨為副將，調章州禦寇。寇大入，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溝，琳大敗，不救，連被劾。麟自愆，止停俸二月。時已授麟子經官，令約束土軍，而麟委經幼，土人不受約束，乞歸治之。不俟報，徑歸。帝用劉大夏言，從其請。武宗立，甘肅巡撫畢亨薦經及麟謀勇，令率所部協戰守。正德二年，經既襲指揮使，自陳嘗隨父有功，乃以為都指揮僉事。未幾，麟卒，贈都督僉事，賜祭葬。故事，都指揮無卹典，以經乞破例予之。經積戰功，再遷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分守莊浪。復自陳功，兵部執不可。帝特命為署都督僉事。世宗立，乞休，撫許鳳翔言，經力戰被創，疾行愈且。世將敢戰，知名異域，今邊患棘，不宜聽其去。帝乃諭留，且勞以銀幣，尋充副總兵，分守如故。嘉靖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大學士楊一清言，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所能及，雖其子瞻，已為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尚少，今陝西總兵官張鳳，乃延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居二年，竟以疾致仕。久之，命瞻以本官守備山丹。經奏言，自臣高祖後，世守茲土，今臣家居，瞻又移他鎮，土軍皇皇，不欲別附。若因此生他患，是贖先業而負世恩也。乞令守故業可。二十二年，宣大有警，詔經簡壯士五千赴援。至而邊患已息，乃遣還，以經力疾趨召，厚賚之。明

年瞻卒，經以次子及孫皆幼，請得自轄土軍，詔許之。經驍勇，奉職寡過，繼祖父為大帥，保功名，稱良將。三十五年卒，賜卹如制。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襲世職，為永寧衛指揮使，勇敢善戰，自以冗散無所見，會延綏用兵，疏請效死，尚書白圭許之。屢以功遷都指揮使，充宣府遊擊將軍。周璽字廷玉，遷安人，嗣職為開平衛指揮使，貧氣習兵書，善騎射，以征北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陽和，教部兵三千，訓練聽調。成化十六年，從王越征威寧海子，累進都指揮使。時邊寇無虛歲，十八年，分道入掠，璽與遊擊董昇戰黑石崖，戰塔兒山，皆有功。璽進署都督僉事，遷大同副總兵。寧進都督僉事，改左參將，分守陽和。十九年秋，亦思馬因大入，大同總兵官許寧分遣璽守懷仁，寧與董昇營西山，自將中軍，擊之。夏米莊，敗績，寧昇被圍數重，幾陷。亟發巨礮擊之，敵多死。圍乃解。璽聞中軍失利，亟還兵援，夜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敵少却久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寧兵至，中軍潰，寧亦稍集，敵乃退。許寧等亦還，無何復入掠寧將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復敗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鶻鷲谷，而大同西路參將莊鑑亦邀其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時諸將多失利，許寧以下獲罪，而璽以功予實授。寧超遷都督同知，莊鑑以所部無失，亦資銀幣。鑑遠東人，天順中，襲定遠右衛指揮使，驍猛有膽決，遇賊輒奮，數有功。累官都督僉事，掌左府。弘治十一年，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以才與大同總兵官張俊、易鎮兵部侍郎熊繡，奏其經畫功，進都督同知。璽尋以右副總兵分守代州，兼督偏頭諸關，而改寧左副總兵，協守大同。二人並著功北邊，稱名將。璽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為鎮守，又以鎮守不當聽節制，乞易總兵官銜，憲宗皆曲從之。弘治初，移鎮陝西，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三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甫一歲卒，且死召諸子曰：吾佩印分閫，分已足，獨未嘗大破敵，抱恨入地矣。連呼殺賊而瞑。子鵬，累官錦衣衛指揮僉事，璽歿後三年，而寧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其冬寇犯涼州，寧與戰抹山墩，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擒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積兵亦

至寇乃遁，俘其稚弱，獲馬駝牛羊二千。進右都督明年，與巡撫許進襲破土魯番於哈密，進左都督，增俸百石，以疾還京。十三年，大同告警，命寧爲副總兵，從平江伯陳銳禦之。銳無將略，與寧不協，止毋戰。寇遂得志去，坐停半俸。閑住尋以參將贊朱暉軍務，亦無功。寧自陳哈密功，乞封伯，詔還全俸。寧有膽智，爲大同副將時，入貢者數萬人，懷異志，寧率二十騎直抵其營，衆駭愕，有部長勒馬引弓出，寧前下馬，與諸部長坐，舉策指畫，宣天子威德，一人語不遜，寧摑其面，奮臂起，其長叱之，退寧復坐，與語呼酒歡飲，皆感悟。卒如約，嘗仿古番上法，以五十八人爲隊，隊伍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起，五陣各視其色，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晚再赴大同，已老病，帥又怯懦，故無成功。然孝宗朝，良將稱寧。十七年卒，贈廣昌伯。

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初襲綏德衛指揮使，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弘治初，充右參將，分守肅州。寇入犯，率兵躡之，獲馬駝器仗，及所掠人畜而還。尋與巡撫王繼恢復哈密有功，清雖位偏校，而好謀有勇略。各聞中朝，尤爲尙書馬文升所器，嘗引疾乞休，文升力言於朝，慰留之。八年，甘肅有警，以文升薦，擢左副總兵，仍守甘肅。未幾，巡撫許進乞移清涼州，而是時哈密復爲土魯番所據，文升方密圖恢復，倚清成功，言肅州多故，而清名著西域，不可易，乃寢。文升既得楊翥策，銳欲搗哈密，牙蘭乃發罕東赤斤暨哈密兵，令清統之爲前鋒，從許進潛往。行半月，抵其城下，攻克之。牙蘭已先遁，乃撫安哈密遺種，全師而還。是役也，文升授方略，擬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逸去，斬獲無幾。然番人素輕中國，謂不能涉其地，至是始知長清功居多，稍遷都指揮使。十年，總兵官劉寧龍擢清都督僉事代之。其冬，土魯番歸哈密，忠順王陝巴且乞通貢，西域復定，屢辭疾，請解兵柄，不允。十五年卒。清御士有恩，久鎮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憚之。性廉潔，在鎮遭母及妻妹四喪，貧不能歸葬，卒之日，將士及庶民婦孺皆流涕，遣命其子不得受賻贈，故其喪亦不能歸。帝聞之，命撫臣發帑錢送歸里，賜祭葬如制。

姜漢，榆林衛人。弘治中，嗣世職，爲本衛指揮使。御史胡希顏薦其材勇，進都指

揮僉事，充延綏遊擊將軍。十八年春，寇犯寧夏，與武營、漢師所部馳援，過於中沙墩，擊敗之，賜敕獎勞。武宗嗣位，寇大舉犯宣大，漢偕副總兵曹雄、參將王戰分道援，有功，尋代雄爲副總兵，協守延綏。正德三年，移守涼州。明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寧夏。漢馭軍嚴整，得將士心。甫數月，而安化王寘鐫謀逆，置酒召漢及巡撫安惟學等宴，酒半，其黨何錦等率衆入，卽座上執漢，漢奮起，怒罵不屈，遂殺之。子爽逃免，賊平，訟於朝，詔賜祭葬，有司爲立祠。春秋祭之。嘉靖時，復從巡撫張珩請，賜額憫志，頭當副職，帝以漢死事，特進一官，爲都指揮僉事。十一年，回賊魏景陽作亂，華陰諸縣悉被害，巡撫蕭種橄與討之，獲景陽，進署都指揮同知。充右參將，守肅州。嘉靖二年，擢右副總兵，分守涼州。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甘肅。回賊犯甘州，爽與戰，張欽堡敗走之，未幾，西海賊入千騎犯涼州，爽率遊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墩，大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長，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亦戰死，錄功進署都督同知。吉囊他部寇莊浪，爽與遇分水嶺，再勝之，遂至平嶺，敵騎大集，爽伏兵誘之，復斬其長一人，獲首功七十。實授十六年春，寇大入甘州，不能禦，貶二秩，戴罪尋以永昌破敵功，復署都督僉事。其冬，坐前罪罷，久之，以薦擢副總兵，協守大同。爲總督翁萬達劾罷，卒。子應熊嗣，指揮使，擢宣府西路參將。二十七年春，俺答寇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戰曹家莊，應熊從萬達自懷來鼓譟揚塵，而西寇不測，衆寡遂通，累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三十二年，套寇數萬騎屯賀蘭山，遣精騎掠紅井，應熊戒將士固守，以綴敵，而潛師攻敵營，斬首百四十級，進都督同知。越二年，套寇數萬踏冰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莊涼，應熊等掩擊，獲首功百餘。進右都督，御史崔棟劾其縱寇褫職，逮問，充爲事官，赴塞上立功。四十年秋，寇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口，應熊被圍於南溝，中五鎗墮馬，參將胡鎮殺數人，奪之歸。其冬，復爲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大同，以招徠塞外人口，增俸一級。四十二年，寇大舉犯畿輔，詔應熊等入援，諸鎮兵盡集，見敵勢，不敢擊，給事中李瑜遂劾應熊，及宣大總督江東保定總兵官祝福，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發，帝怒，降敕嚴責，會寇將遁，應熊禦之密雲，頗有斬獲，寇退，帝令江東第諸將

功以應熊首詔增其祖職二級已錄防秋勞進左都督總督趙炳然劾其縱寇互市殘害朔州坐戍邊穆宗立赦還子顯祚襲職累官署都督僉事總兵官歷鎮山西宣府子弼亦至都督僉事為援選總兵官姜氏為大將著邊功凡五世

安國字良臣綏德衛人初為諸生通春秋子史知名里中後襲世職為指揮僉事正德三年中武會舉第一進署指揮使赴陝西三邊立功劉瑾要賄國同舉六十人咸無賞瑾乃編之行伍有警聽調禁其擅歸六十人者悉大窘儕於戍卒不聊生而邊臣憚瑾竟無有收恤之者寘鐔反肆赦始放還通政叢蘭請收用瑾怒諷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悉停其加官瑾誅始以故官分守寧夏西路尋進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擢右副總兵協守大同徙延綏十一年

冬寇二萬騎分掠偏頭關諸處國偕遊擊杭雄馳敗之崑崙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寇遂遁初寇大入白羊口帝遣中官張忠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統京軍討之比至已飽掠去忠暉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攘國等功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廢尚書王瓊亦加少保廢予錦衣國時以署都督僉事為寧夏總兵官僅予實授意不平不敢自列乃具疏力辭為部卒重傷者乞敘錄瓊請再敘國功始進都督同知當是時倭倖擅朝債帥風大熾獨國以材武

致大將端謹練戎務所至思盡職推將材者必歸焉在鎮四年卒特諡武敏杭雄字世威世為綏德衛總旗雄承廢數先登積首功六遷至指揮使正德七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勦賊四川尋守備西寧用尚書楊一清薦擢延綏遊擊將軍從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偕副將安國破敵崑崙進都督僉事改參將擢都督同知統邊兵操於西內武宗幸宣府大同雄扈從即拜大同總兵官嘉靖初

汰傳奉官雄嘗貶以方守邊命署都督僉事鎮守如故小王子萬餘騎入沙河堡雄戰却之未幾復大入不能禦求罷不許移延綏召僉書後軍都督府三年秋土魯番侵甘肅詔尚書金獻民視師以雄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列侯出征始佩大將軍印無授都督者至是特

以命雄甫至寇已破走而雄亦得廢錦衣千戶既班師復出鎮寧夏吉囊大入

總督王憲檄雄等破之進都督同知寇八千騎乘冰犯寧夏雄及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總督王瓊劾之奪官閒住明年卒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虜至乃下馬積鞍為壘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武宗在大同見雄斃帷敵甚曰老杭窮乃爾寇至帝將親擊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為願聽臣等効力帝笑而止少後延綏巡撫行臺既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正德嘉靖間西北名將馬永而下稱雄云

贊曰時平則將略無由見或緼符出鎮守疆禦侮著有勞效以功名終亦足尚矣許貴周賢魯鑑姜漢家世為將勳閥相承而賢與漢死事尤烈彭清杭雄之清節斯又其最優者歟

明史卷一百七十四

總裁高濂事務 經筵講書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衛青子 董興 何洪 劉雄 劉玉

仇鉞 神英子 周曹 雄子 馮禎

張俊 李鉞 楊銳 崔文

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以薊州百戶降成祖積功至都指揮僉事荏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鬪徒眾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歿勢遂熾其黨董彥昇等攻下莒卽墨圍安邱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帥都指揮劉忠圍賽兒寨賽兒夜刦官軍軍亂忠戰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旗丞馬擒死戰賊不能下合莒卽墨眾萬餘人以攻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也鼓謀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猝之出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尚書吳中等劾升且言升媚青功於是下升獄而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旗擣左右參議賈賓有差青還備倭海上尋坐事繫獄宣德元年帝念其功釋之俾復職時京師營繕役繁調及防海士卒青以爲言得番代英宗立進都督僉事尋卒青有孝行善撫士卒居海上十餘年海濱人思之請於朝立祠以祀次子穎正統初襲濟南衛指揮使景帝立奉詔入衛再遷至都指揮同知以石亨薦擢署都督僉事管五軍營右哨論黃花鎮白羊口及西直門禦寇功累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協鎮宣府逾年召還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宣城伯子世券出鎮甘肅宇來入犯不能禦爲有司所劾詔不問亨敗賴以守邊故得無奪憲宗卽位廷議以穎不勝任乃召還會盡革奪門世爵穎以天順間征西番馬吉思冬沙諸族功自懇詔如故成化二年爲遼東總兵官尋

引疾罷給事中陳鉞等劾之下獄尋宥之弘治中卒贈侯諡壯勇傳子至孫錚嘉靖時督神機營屢加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師四傳至時春崇禎時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圍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董興長垣人初爲燕山右衛指揮使累遷署都指揮同知正統中新建伯李玉等舉興將才進署都指揮使京營管操復用薦擢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從寧陽侯陳懋討鄧茂七破餘黨於建寧進都督同知南海賊黃蕭養圍廣州安鄉伯張安都指揮王濟戰死賊眾攻城益急詔拜興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軍往討而以侍郎孟鑑釐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馬軾自隨與果銳不能戢下軾戒之景泰元年二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卽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既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右都督留鎮廣東給事中黃士儁劾興寬縱降其官明年復職久之召還分督京營與曹吉祥結姻冒奪門功封海寧伯未幾充總兵官鎮遼東子世券議革奪門者爵興以守邊得免吉祥誅乃奪興爵仍右都督發廣西立功以錦衣李貴薦復爵總兵宣府再子世券憲宗嗣位罷還已傳世襲家居十餘年卒

何洪全椒人嗣世職爲成都前衛指揮使正統中從征麓川景泰末從征天柱銅鼓皆有功屢遷都指揮使軍四川都司事與平東苗憲宗卽位論功擢都督僉事巡撫汪浩乞留洪四川許之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洪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逼成都官軍分三路討洪偕都指揮軍用趙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勇敢善撫士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而四川都指揮僉事臨淮劉雄亦戰死雄剛勁遇敵輒前嘗捕賊漢州生禽七十餘人及鐸亂追之羅江大水河手賊數人賊連敗千戶周鼎偕雄前救之徑奔賊陣叢刺死詔贈洪都督同知子祭葬子節襲都指揮僉事雄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命子襲

職超二官洪雖死綿竹典史蕭讓帥鄉兵擊鐸破之官兵頻進擊其黨稍散去
鏗勢孤帥餘賊趨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而參將周貴直搗其巢賊大敗
夜奔石子嶺儀亟進斬鐸賊盡平成化元年正月也

劉玉字仲重磁州人生有膂力給侍曹吉祥家從征蘆川授副千戶積功至都
指揮僉事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守備潯州慶遠蠻剽
博白及廣東之軍川玉偕左參將范信邀擊敗之俄命分守貴州從方璘討東
苗殲千把豬討西堡苗黎其魁楚得先後斬首千級毀其巢而還旋改右副總
兵鎮守貴州吉祥誅玉下吏當斬以道遠不與謀免死謫海南副千戶六年帝
將以谷登為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不任玉老成乃復以為都督僉事右副總
兵鎮守涼州谷咂族叛會兵平之進都督同知成化四年滿俊亂固原白圭舉
玉為總兵官統左右參將夏正劉清討之兵分為七玉與總督項忠抵石城賊
已數敗會毛忠死玉亦被圍中流矢力戰得出相持兩月大小百十戰竟平之
進左都督掌右府事自愬前西堡功命增俸百石掌耀武營六年充左副總兵
從朱永出延綏五月河套部入犯玉帥眾禦却之逾年卒贈固原伯諡毅敏玉
雖起僕隸勇決過人善撫士所至未嘗缺滿俊之叛據石城險屢敗官軍玉戰
最力及論功祇賜秩一級時惜其薄子文襲指揮使

仇鉞字廷威鎮原人初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
理卒無嗣遂令鉞襲其世職為寧夏前衛指揮同知理江都人故鉞自稱江都
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正德二年用總制楊一清薦擢寧夏遊擊將
軍五年安化王寘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聞
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為所屠滅遂引兵入城解甲覲寘鐸歸臥家稱
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
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
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寘鐸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
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
寘鐸第縛之傳寘鐸令召錦等還而密諭其部曲以禽寘鐸狀眾遂大潰錦廣

單騎走賀蘭山為邏卒所獲舉事凡十八日而敗先是中朝聞變議以神英為
總兵官而命鉞為副俄傳鉞降賊欲追救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令
知朝廷權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事果定而劉瑾暱陝西

總兵官曹雄盡以鉞功歸之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審訟其功詔奪俸三月
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尋論功封咸寧伯歲祿千石子世券明
年冬召掌三千營七年二月拜平賊將軍偕都御史彭澤討河南盜劉惠趙鑑
以中官陸閻監其軍未至而參將馮積戰死洛南賊勢益熾已聞官軍將至遂
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
抵潁州屯朱臯鎮承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眾
走光山鉞追及之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千四百
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買勉兒於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
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
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眾為二劉惠與趙鑑二弟鐸鎬帥萬餘人
北走商城而鑑適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睢
寧定遠於是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鎬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鑑復合
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眾略盡鎬髮懷度腹潛至江夏飯村店軍
士趙成執送京師伏誅源輔追劉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
土地嶺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為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
餘黨邢本道劉資及楊寡婦等先後皆被禽凡出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趙鑑
一名風子文安諸生也劉七等亂起鑑率家匿渚中賊驅之登陸將污其妻女
鑑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為之魁賊專事淫掠鑑稍
有智計定為部伍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備毋走避迎者安堵由
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五日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有司遣
人齎招撫檄至鑑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亂亂海內誅戮諫臣屏
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即
梟臣之首以謝羣奸其桀黠如此鉞既平河南賊移師會陸完共滅劉七等於

江北論功進世侯增祿百石仍督三千營八年大同有警命充總兵官統京軍禦之鉞上五事申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擾尤切時弊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全河沙擊之斬首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奏捷蒙賞朝論駁之帝詔諸邊將入侍豹房鉞嘗一入後輒力辭十年冬稱疾解營務詔給軍三十人役其家世宗立再起督三千營掌前府事未上卒年五十七諡武襄子昌以病廢孫鸞嗣侯世宗時怙寵通邊磔死爵除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天順初襲父職爲延安衛指揮使守備軍塞營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等征討有功成化元年尙書王復行邊薦英有謀勇進都指揮僉事以從征滿四功遷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屢敗虜加思蘭兵進署都督僉事巡撫余子俊築邊牆命英董役工成受賚久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移延綏復移宣府弘治改元移大同十一年馬市開英違禁貿易寇掠蔚州又不救言官連劾召還閑住尋起督果勇營嘗充右參將從朱暉禦寇延綏武宗立寇犯宣府與李俊並充左參將帥京軍以援尋以都督同知僉書左府剿近畿劇賊進右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段彥昂奏老命致仕當是時劉瑾竊政總兵官曹

雄等以附瑾得重權英素習瑾厚賄之因自陳邊功乞敘錄特詔予伯爵吏兵二部持之下廷議而廷臣希瑾指無不言當封者遂封涇陽伯祿八百石未幾實鐸反命充總兵官討之未至賊已滅其秋瑾敗爲言官所劾詔奪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卒子周翰粟爲指揮僉事累官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討河南流賊數有功再進都督同知賊平遂以副總兵鎮山西九年秋寇大入軍武關關斬定襄寧化周擁兵不戰軍民死者數千詔巡撫官執歸京師周潛結貴近行至易州僞稱病自陳戰功帝乃宥周罪盡削其秩爲總旗而翰粟指揮如故已賈緣江彬入豹房驟復都督賜國姓典兵禁中遂與彬相倚爲聲勢納賄不賞彬敗周亦下獄伏誅

曹雄西安左衛人弘治末歷官都指揮僉事爲延綏副總兵武宗即位用總督楊一清薦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固原以瑾同鄉自附於瑾瑾欲廣樹黨日相親重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達總兵官者率

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總兵官便兵部尙書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既復受瑾屬奏雄鎮守未佩印宜如各邊例特賜印以重其權乃進雄署都督同知以延綏總兵官吳江所佩征西將軍印佩之而別鑄靖虜將軍印子江及總督才寬禦寇沙窩爲所殺雄擁兵不救伴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諡齋奏請京師瑾異說妻以從女而優詔襄令居職如故糾者反被責實鐸反寧夏雄聞變卽統兵壓境上令都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約鄰境刻期討密焚大小二壩積草與守備史鏞等奪河西船盡泊東岸賊黨何錦懼急帥兵出守大壩以防

決河雄乃令鏞潛通書仇鉞俾從中舉事賊遂成禽是役也功雖成於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內顧雄有勞焉捷聞瑾以平賊功歸之進左都督諡亦官千戶雄不安引咎自劾推功諸將降旨慰勞未幾瑾敗言官交劾降指揮僉事尋徵下獄以黨逆論死籍其家詔宥之與家屬永戍海南遇赦不原雄長子謙讀書能文有機略好施子故參政李崙主事孔琦家貧甚雄請周卹其妻子以勸廉吏謙意也御史高蔭先被逮無行賞謙爲治裝並卹其家受業楊一清聞一清將起用貽書止之曰近日關中人材連茹而起實山川不幸獨不留三五輩爲後

日地耶時陝人率附瑾以進故謙云然雄下獄謙亦被繫爲怨家塗死馮禎綏德衛人起家卒伍累功爲本衛指揮僉事弘治末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偏頭關尋充參將分守寧夏西路以勇敢聞實鐸反馳奏告變事平進署都指揮同知已擢副總兵協守延綏正德六年七月盜起中原詔以所部千五百人入討至阜城遇賊禎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十有奇進解曹州圍執其魁朱諒錄功進都督僉事明年春劉惠趙鏞亂河南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復還駐西

平禎備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餘賊潰而西巡撫鄧璋等朝崇王於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振陷鄆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賊屯洛南峴官軍饑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陣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

失利遽遁陣亂賊乘之積下馬殊死鬪援絕死焉贈洛南伯賜祭葬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後賊平論功復廢一子世百戶明年是日積死所風霾大作又明年亦如之伊王奏聞敕有司建祠歲以死日致祭尋用給事中李鐸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贍其家

張俊宣府前衛人嗣世職為本衛指揮使累擢大同遊擊將軍弘治十二年以功進都指揮同知火篩入大同左衛大掠八日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為策應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擊卻三萬餘騎帝大喜立擢都督僉事未幾總兵官王璽失事被徵即命俊代之其冬以寇入戴罪尋移鎮宣府中官苗達督師延綏檄大同宣府卒為探騎俊持不遣達遂劾俊帝宥俊而命發卒如達言武宗初立寇乘喪大入運營二十餘里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遠前迎敵玉雄鎮榮各帥所部拒於虞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亦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土馬死亡無算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廢乃許贖罪正德五年起署都督同知典神威營操練明年六月賊楊虎等自山西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等合都指揮桑玉屢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討之往來近畿數月不能創賊已朝議調邊軍協守賊遂連敗明年三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敗奔登萊海套陸完檄俊軍萊州合諸將李鉞等邀之賊遂北走轉掠寶坻香河玉田俊急偕許泰卻承遏之帝喜勞以白金賊由武清西去未幾得疾召還後賊平實授都督同知久之卒俊為邊將持廉有謀勇其及也家無贏資李鉞大同右衛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協守大同山東盜起詔改遊擊將軍尋充副總兵與俊等邀賊復與劉輝都將傅鑑張椿等數立功賊平進都指揮同知充總兵官鎮鳳陽諸府尋以江西盜猖獗擢署都督僉事與都御史俞諫同

提督軍務賊王浩八據裴源山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鉞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鬪賊乃走追數十里禽之復以次討平劉昌三胡浩三等移駐餘干將擊遺賊之未下者疽發背卒於軍詔贈右都督廢子都指揮僉事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嗣世職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正德初以才擢掌龍江右衛事督造漕舟於淮安寧王宸濠有異謀王瓊以安慶居要害宜置戍乃進銳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其地銳與知府張文錦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反東下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銳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祿通判何景揚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潁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城西文錦有祿軍城北景揚誥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間謀乃稍卻七月丁酉賊悉兵至號十萬船艦相銜六十餘里宸濠乘黃艦泊黃石磯身自督戰江西僉事潘鵬在賊軍安慶人也宸濠令諭降呼銳及文錦語眾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責數之鵬漸而退既復持檄至其家僅見遙呼之銳腰斬以徇將射鵬遂去眾心乃定賊怒圍城數周攻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數十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緹人焚賊樓賊置天梯廣二丈高於城版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東葦沃膏燃其端梯稍近即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有亡去者乃募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漸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會聞伍文定等破南昌遂解圍去文出城襲擊又破之旬有八日而圍解事聞武宗大喜擢銳參將分守安徽池太寧國及九江饒黃銳薦鄭岳胡世寧帝即召用世宗立論功擢都督僉事廢子世千戶再遷僉書左府改南京右府充總兵官鎮遠東改督漕運鎮淮安嘉靖十年為巡按御史李循義劾罷踰年卒崔文世為安慶衛指揮使守城勞亞於銳世宗錄其功超三階為都指揮使廢子世百戶江淮多盜廷議設總兵官督上下江防擢文都督僉事任之改蒞南京前府專督操江久之卒